

都市狀態與日常生活

葉肅科譯

〔譯者按：本文譯自 Anthony Giddens, "Sociology: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2, Reprinted 1984, pp. 97~119, Chapter 5. 本文係 Giddens 對當代都市社會理論的反省與批判。作者以犀利的文筆，客觀的態度，層層剖析，並把都市狀態落實於日常生活上來探討，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前資本主義與現代都市

只要我們注意一下社會變遷的嶄新風貌，我們就可以知道，當代世界是已有了轉變。資本主義企業奠基的明顯年代，大概只能從十六世紀左右算起，而工業資本主義的年代，則要在十八世紀末葉之後，方步上歷史的舞台（這對當時世界上的所有孤立地區而言，真可稱得上是首次的創舉）。但是，事實證明，從一七八〇年以來的這兩百年，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較之先前人類歷史在漫長歲月中所發生的事跡，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誠如我在本書第一章裏所揭示的，凡此種種，尤以當代都市狀態之擴張及其特徵更是明顯。為了能確切地掌握現代都市狀態的衝擊，因此，有關社會學意象的歷史層面之關照，就顯得特別的重要。在此，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我底下所要揭示的，對於生活在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我們，都市狀態已成了每一個人的生活環境。是故，若要我們再去捕捉兩個世紀之前的人類社會生活之影像，那可說是相當的困難（儘管，世界上還有很多地方，至今依然過著傳統的生活方式）。

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文明裏，都市與鄉村之間的差異，通常都很明顯（我這裏所用的「前資本主義」(Pre-Capitalist)一辭，是沿襲社會學著作的傳統用法，但是，該辭並不完全適合我的意思，因為資本主義從過去到現在，都一直和其他類型的社會共存著，所以，這個「前」(Pre)字，通常是無法作為專用辭的)。事實上，這可能有誇大前資本主義都市之共同特徵的嫌疑

〔舉個例子來說，請參閱 Gideon Sjoberg 著「前工業都市」(The Preindustrial City)，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60，就會明白，雖然該書曾受到廣泛的批判，但是，它在社會學領域裏，卻依然保有相當的地位，並且提出了許多很有價值的論點〕。然而，我們也知道，在大部分的社會裏，都市的某些特色，早在資本主義發展之前即已顯現。通常，都市是城牆圍繞的地方，而透過這些城牆，正足以顯示都市的圍繞特徵，以及和鄉村之間的分隔面貌，同時也有助於軍事上的防禦目的。傳統的都市核心區，往往是神殿、宮廷和市場的用地，有時，這種儀式的和商業的核心區，又會以另外一座內城牆作為它的屏障。於是，這些都市便成了科學、藝術的中心，並且形成了一種四海為家的文化。然而，這些往往是少數精英分子所獨有的特權。雖然都市可以藉著複雜的道路系統而予以連接，但是，旅行在當時而言，也僅侷限於少數的人，或者主要用於軍事和貿易活動之上。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都市的生活步調緩慢，而一般人往往會和自身性質極其相似者共同生活於鄉下，過著類似的傳統生活。此外，誠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若以當代的標準視之，當時的都市規模實在是相當的袖珍型。

過去兩個世紀以來，世界人口大量地成長（而且有持續成長的趨勢），晚近，這些膨脹的大量人口，又多數流入都市（參看本書第七頁）。書中的這些統計資料，的確相當引人注目，因為當今的世界，大約有一、七〇〇個都市的居民人口數超過了一〇〇、〇〇〇人。而現存的都市中，大約有二五〇個都市

，其人口數遠比我們所知道的最大都市之人口數為多，居民人口數大約在五〇〇、〇〇〇人以上。至於人口最稠密的都市，也有一千四百萬左右的居民。但是，都市已不再有城牆，而且對於最大都市聚集的行政界劃，也往往不適合於任何分散式都市的實際劃分。如果說當代經濟是受大企業公司的支配，那麼，都市生活就是在「巨型都市」(Megalopolis)或者「都市中之都市」(the city of cities)的籠罩下。事實上，「巨型都市」這個字，是有其傳統淵源的，最初，它是由希臘伯羅尼薩(peloponnesian)的政治哲學家們所共創的，當時，在他們的想法裏，是要有計劃的把希臘規劃成一座新城邦，並使其成為所有社會一致欣羨的都市。但是，根據該辭的慣用法看來，它的發展能與該夢想共通的地方極少。該辭首先適用於現代的美國東北沿海地帶，從波士頓的北邊南下華盛頓，綿延不絕，如鏈相鎖的都市帶，總在四五〇公里左右。此區現住人口大概有四千萬人，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過七〇〇人。像這樣既大且密的都市，幾乎都集中於美國和加拿大的大湖區。

都市發展的重要性，並不完全是數量增加的問題，儘管有很強烈的跡象顯示，有些都市社會學的著作有如此認定的傾向。那也就是說，有許多作者，一提到都市化，就會情不自禁地聯想到工業資本主義，彷彿它只是單純的鄉村人口向都市運動的現象而已。當然，事情是如此沒錯；但是，我們也應該知道，此項運動只能算是一連串社會變遷裏的一環，是都市狀態本身之特質不斷改變的結果(都市城牆的消失，也許是最明顯的象徵)。如果我們能稍微注意一下早先社會學上的都市分析之特殊理論，那麼，這些評論的言外之意，也將變得昭然若揭了。

「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的觀點

在本世紀之初的前二十年，社會學領域的「芝加哥學派」貢獻卓著，直至晚近，已頗有支配都市研究的論辯趨勢。在芝加哥學派的概念裏，有兩個關聯的概念，特別值得注意。一個是所謂的對都市鄰里分布的「生態探究法」(ecological approach)。此一概念，最初是以類似生物學的生態過程為其清楚解析的基礎：這裏所說的生態過程，是指生活在物質環境下的動、植物，

藉著它們對環境之適應模式，乃成為一種井然有序的分佈型態。隨後，R. E. Park 把這個觀點應用到都市的描述上，他寫道：「都市似乎是一個形形色色而又精選細擇的機制，對於它的形成方式，至今還沒有完全被人瞭解。但是，就整體而言，這些被挑選出來的人，都是最適合於特殊地區和特殊環境底下生活的個體」[Robert E. Park 著，「人類社區」(Human Communities),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52, p. 79]。都市在經過類似於生物生態上所發生的競爭、侵入和承繼的過程之後，便井然有序的成為「自然地區」(natural areas)，而這些過程又支配了不同鄰里之「分區使用」(Zoning)的特徵。一般而言，都市的中心地區，往往是職業、商業組織，以及娛樂場所大量集中的地方。環繞於「內城」(the inner city)外圍的，大多是一些蛻變中的鄰里，而這些鄰里，又常常是廉價公寓或宿舍分布比率極高的地方，再往外的地方就是穩定的工人階級區，最外圍的地帶則是中產階級居住的郊外區。

有關生態探究法的概念，往往被認為，只有在當代的社會裏，才能勉強地和都市狀態扯上關係。這種看法，實有別於扣緊芝加哥學派論點的第二種有力的見解。Louis Wirth 在他的「都市狀態為一種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一文中，就曾提出一些主張，以作為確認都市生活之普遍特徵的參考。然而，對 Wirth 之觀點持著批判態度的批評家卻認為，他的觀點有時被一些人諷刺性的予以滑稽模倣，所以，在此重要的是，試圖正確地描繪它們。他的理念概要大多濃縮於一九三八年首次發表的馳名論文裏[Louis Wirth 著，「都市狀態為一種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4, 1938。並請參閱 A. J. Reiss 著，「Louis Wirth 論都市與社會生活」(Louis Wirth on Cities and Social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至於都市的一般判準，Wirth 把它區分成三種特徵：人口的大小、密度和異質性。在都市裏，許許多多的人彼此緊密的生活在一起，但是，大多數的人卻彼此互不相識。他以為，這些判準可以從許多正式的特徵中獲得明證，而且它的結果是由許多不同的因素所促成。然而，他也知道，這樣的結果率

涉到都市居民之生活特徵的特殊型態。在都市裏，人與人之間的許多接觸，往往是短暫的、不全的，而且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與其說是彼此信任的關係，毋寧說是一種基於目的取得之工具性、手段性的考慮。Wirth 說：「個人天生的自我表現被剝奪，而風紀和參與感則來自所居的整合社會」(Wirth, p.13)。顯著生態的觀點論述，Wirth 主張，人口的大小、密度必然導致地區的多樣化與專門化：這就好比是植物和動物的生命體一樣，功能的特殊化結果，促成了更多的個人一起羣居於較小的地區。在都市裏，「整合的社會」(Integrated Society) 瓦解之後，伴隨而來的是井然有序的日常生活之盛行，以及非人本性行為的定義規則之控制；在此，我們應該注意的是，這和韋伯的科層制之特徵描述，具有一種明確的相似性。

事實上，Wirth 的觀點在許多細節上仍然有待商榷。都市的「生活方式」(Way of life) 未必要侷限於那些實際生活在任何規模大小的都市者，因為都市力量的擴展，其所影響的人口範圍更加廣遠。同時，並不是所有生活在都市裏的人，都會被捲入匿名性的日常生活裏。從鄉村地區遷入的移民，其生活方式可能保有先前已立的強烈風貌；而且其中的某些特色，也許會長期的續存。此外，Wirth 所描繪的都市生活之特徵，並不能算是徹底無遺的列舉，而是一種最低限度的詳述。然而，他所以會強調這一點，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希望自己所詮釋的都市解析，能夠適用於很廣的範圍，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希望不要只是侷限於現代都市狀態的描述而已。

Wirth 的觀點和生態探究法，已有很多的論點都遭到批判。在此，我將僅限於和本書有關的較廣泛性主題予以批判評估；同時，我所關注的重點，亦將指向這兩套理念的各種風貌，透過適當的再詮釋，使其能在今日依然保有它們的有效性。關於我的批判性評論，或許可以把它劃分成四個範疇，而我的重點亦將專注於 Wirth 的論題上。

第一，Wirth 所提出的理論，當然並不完全適用於一般的情形。他的論述基礎，主要來自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的美國都市之觀察，即使是用來解析工業資本主義的都市狀態，亦有它的明顯極限所在。但是，當我們把它用來解析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都市時，特別感到它是殘缺不全的。晚近，在考古

學和人類學上，已有許多比較性的研究，係乃針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都市狀態予以探究。然而，其研究結果並不容易予以概括，但是，個人卻認為，若從整體觀之，這些研究結果都支持了 Sjöberg 在其書中前面所提到的「主要假設」(Principal hypothesis) 之描述：「在前工業社會的都市裏（不管是在中世紀的歐洲、傳統的中國、印度，或是在其他的地方），都市與都市之間的結構與形式都極為相似，同時也顯然有別於現代的工業都市核心區」(Sjöberg, p.5)。

第二，Wirth 以為都市狀態的概括解釋，可以全然訴諸於都市本身之特徵的說法，似乎是一種錯誤的假設。因為都市所展現和濃縮的風貌，往往只是「較廣泛之社會」(Wider Society) 中的一部分。此一批評和第一點評論緊相契合。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都市生活的若干層面與鄉村地區相類似。在這兩種地區，傳統的影響力堅穩，既使是在四海為家者愈來愈多的精英分子之間亦然；大部分的關係，與其說是像 Wirth 所描述的匿名性類型，毋寧說是一種私人化的關係。但是，在其他的層面上，都市與鄉村之間的顯著差異，卻是前資本主義社會遠大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確，這也是我即將指出的，在當代的社會裏，這樣的對比，事實上已喪失了其原有的意義。都市並不全然存在「於」(in) 前資本主義社會。以它們和鄉村間的多重和複雜的關係而言，都市對於整個社會組織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都市、文明、國家（在考古學和人類學的著作裏，這些名辭往往好像有很好的理由，而幾乎可以把它們視為同義辭）。至於資本主義社會的都市狀態，亦可獲得相同的一般性定理之支持。換言之，有關都市的特徵，唯有掌握整個社會較廣泛的特徵關係，方能適當地予以分析。在此，我要再次的強調，都市是整個社會制度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影響整個社會制度的主要力量。但是，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的都市狀態之特徵，就極不同於前資本主義都市的特色，其所反映的是資本主義降臨之後，隨之而來的社會轉型之深長特質。

第三，Wirth 的表述，或多或少都摻入了一些工業社會理論的較含糊要素（即使他也曾明確地指出，他要發展一種和所有社會類型之都市都具有關聯的探究法）。誠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工業社會理論有兩種不同的見解，它們

係拿「傳統」(traditional)與「工業社會」(industrial society)兩相對比的結果，故而有社會變遷的二分法概念之想法。但是，不管他們是否明確地使用「工業社會」一辭，這種二分法的概念，已對社會科學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鑄造這種概念的最著名人物之一，就是活躍於本世紀轉型期的德國思想家 Ferdinand Tönnies。他說，一般的社會變動，是從「社區社會」(Gemeinschaft, Community)轉變到「結合社會」(Gesellschaft, Association)。「社區社會」約略等同於 Wirth 所說的小社區，或者「整合的社會」，係受「天生的自我表現」(Spontaneous Self-expression)之支配。至於「結合社會」，則包含了非個人的、工具性的社會關係，隨著現代的發展，大規模的社會愈來愈多，逐漸有取代「社區社會」的趨勢。Wirth 吸取了 Tönnies 的理念(以及其他人的理念，特別是 Georg Simmel 的理念)，以建立其都市狀態的分析。在他的處理之下，都市狀態的分析，或多或少都保有一種發展的傾向(因為在當代的社會裏，都市狀態變得更具優勢力量了)。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又把它轉變成鄉村與都市之間的對比。於是，這便產生了雙重的極限。其一是我剛剛所指出的：「社區社會」的等式，並不符合一般的都市狀態，因為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大部分都市狀態，顯然不同於當代的都市狀態。但是，當我們把 Wirth 的都市狀態之概念，拿來和馬克斯主義的不定性一般立場所提出的理念相對照之後，便可能產生許許多多的批判。事實上，晚近有些對當代都市狀態之分析具有極重要貢獻的理念，亦是植基於馬克斯主義者的新近著作之上。當我試圖指出這點時，上面的這些論述，實有助於闡釋 Wirth 所確認的都市狀態的某些要素，「為何」(Why)特別適用於當代都市狀態的說明。

最後，Wirth 的探究法，尤其是指圍繞於生態類比範圍內的方法，亦顯露出一種社會學的「自然主義式」(natural-istic)模型的極限。都市鄰里的生態體系之形成，誠如 Park 所明確指出的，係透過一系列非個人事件，而在物質世界中所產生的「自然過程」(natural process)來完成。從這種方式看來，這樣的過程就像自然法則一樣，明顯的具有不可改變的特徵。但是，如果我們所分析的都市狀態，是根據我在前言裏所概述的見解的話，那麼，就會有許多相當不同的觀點出現。

都市狀態與資本主義

有關前資本主義都市和資本主義都市狀態間的一切內在特質的對比，我們到底應該如何賦予其特色呢？我已強調過，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必須考慮到都市狀態和更多社會特徵的關聯，而隨著資本主義的形成與發展，又帶來了全面性的社會轉型。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裏，都市是政府權力的核心，同時，也是生產和商業買賣有限的地方；絕大多數的人所從事的是農業活動。待資本主義的出現，及其強化而成工業資本主義之後，尾隨而來的即是鄉村人口向都市地區的大規模運動。但是，這既帶來了又進一步地刺激了「都市」(Urban)特質的徹底改變。此一明證的指標之一，就是十八世紀末葉的英國，當時，它的工業資本主義剛處於萌芽的階段，而大部分的早期製造業核心區，並不設於較大的都市裏。曼徹斯特可說是都市擴張的最顯眼實例之一。在一七一七年時，曼徹斯特只能說是一個城鎮，人口大約有一萬人；到了一八五一年，乃變成了製造業和商業的據點，範圍超越了蘭卡斯的遼闊地區(譯按：Lancashire 位於英格蘭西北部，為英國的一州，係工業地帶)，人口約有三十萬人，待二十世紀肇始，範圍更擴及周圍的城鎮，而曼徹斯特地區的人口則增為二四〇萬人。這樣的觀察記錄顯示，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的都市狀態之擴張，其傳導力顯然有別於先前都市狀態的形成基件。但是，它們也沒有顯露新都市狀態之明確特徵的跡象。

然而，只要經過馬克斯所謂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概念的解析之後，我想，我們或許可以對當代都市狀態的特徵，以及它與資本主義發展間的關係，作一最好的詮釋。當我們討論到 Ofke 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詮釋時，我已提到這個概念。根據馬克斯的說法，商品化的概念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秩序：貨品的買賣，也包括資本主義企業所擁有，以作為生產利潤的勞動力之分析。因此，我們應該不致於驚訝的發現，商品化的勢力已及於人類的生活環境。如果從空間本身如何在資本主義社會變得商品化的過程看來(Space itself becomes Commodified)，我們即可明瞭，現代都市狀態、社會生活型態與它關聯的意義。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裏，儘管有許多變異，但是，都市與鄉村是一樣的，土地與住宅若非不可讓與，即是它們的讓與性受到限制(在此的「

可讓與地」(Alienable)意思，是指財產可以透過某些給付的方式，而從原有者手中轉移到另外一個人的手上)。然而，資本主義出現之後，土地與住宅變成可以自由的讓與，變成可以在市場上買賣的商品。

空間的商品化捲入了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物質環境，這含有許多內在的意涵：

(1)資本主義的都市狀態變成了一種「被創造的環境」(Created environment)，都市與鄉村之間的先前區分為之消逝。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裏，都市與鄉村之間，存在著一種依賴的關係，而且彼此之間是有明顯差別的。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工業跨越了都市——鄉村間的鴻溝。農業變得資本化與機械化，並致使其他的優勢生產部門，亦受到同樣的社經因素之支配。與此過程關聯之都市與鄉村之間的社會生活模式，亦逐漸地侵蝕了其間的根本差異。至於空間，則是一種社會的，而非純然是一種物理的現象。而「都市」(City)與「鄉村」(Country)間，亦不復存在前面所提到的那種狀態。取而代之的是「被建造的環境」(built environment)和「開放空間」(Open Space)的環境，彼此之間的差異。

(2)在所有的前資本主義社會裏，人類的生活和自然的關係密切(但是，也有許多文化，人們所表現的是他們和自然界的相處方式，因而成了全然不同於西方的表現方式)。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被建造的環境帶來了人類生活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徹底分離。此一實例的首要例證，就在於資本主義的工作場所，而從工作場所，我們可以看出，勞動工作的特徵和工廠或公司的物質環境，都和影響人類的土壤、氣候，或者季節循環相分離。工作場所被置於商品化空間的都市環境裏。除此之外，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在我們今天的生活環境裏，大多數人所消耗的大多數東西，幾乎全然是人類的製品。

(3)影響鄰里分布的現象，往往與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般特徵相連結，同時，也賦予它們一種非比尋常的重要性。這樣的評釋可以讓我們體會出其中的道理。但是，晚近有些和都市有關的重要論著，事實上都受到馬克斯主義者思想的影響。有些作者甚至極力強調，可能並沒有「都市社會學」(Urban Sociology)所說的那回事，理由就如我在上述所提到的那兩點。如果被創造

的環境，是資本主義社會不可或缺的特徵，那麼，它的分析可能就要直接的追溯到整個社會形式的瞭解。對於這樣的看法，我極表同感，因為對我而言，這種實例的現象，我已在前面幾章討論過(資本主義的生產、階級衝突與國家)，都和「都市」轉變成「被建造的環境」的過程，具有直接而密切的關係。

上述這些事實，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或理當如此，然而，對於這些概念，似乎仍有必要予以明確表述一番，若欲以此種方式而分析資本主義的都市狀態，那就非要考慮到和整個社會都有關聯的形式不可。Rex本人對「住宅階級理論」(theory of housing classing)的詮釋，正是這方面的努力(請參閱 John Rex 與 Robert Moore 合著，「種族、社區與衝突」(Rac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以及 Rex 所發表的其他著作)。Rex 的理念所要致力促成的，乃在於提供一種比芝加哥學派社會學家所提之見解，更令人滿意的鄰里組織，以及都市成長的解析。Rex 強調，生態探究法太過於仰賴機械式的解釋觀點，竟把生態過程視之為決定都市鄰里特徵的關鍵。於是，Rex 試圖以另外一種觀點以取代這種看法，對於都市居民之居住環境的活動意向，重新給予正確的再認知。因為他的討論係植基於英國的題材上，是故，也就可以提供一種有效的平衡力，以彌補過份仰賴美國研究的「芝加哥學派」之趨勢(因為有很多的都市分析都具有這種傾向)。

Rex 的著眼點是擺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工業地之急速擴展上；他認為，英國工業都市伯明罕的成長就是一個顯眼的實例。該地在發展的初期階段，其住宅的分布型態，往往非常直接地受制於雇主認知需求的影响。企業家與其他的地方權貴之住家，大多建於最易接近中央設施，但避免工廠污染和迷漫黑煙的地區。當時鄉下的工業，依然在生產上扮演著主要的角色(大概到十九世紀時亦復如此)，而雇主多少要提供工人的住宅，以解決其生活的需要。但是，他們所建造的住宅，其範圍則愈來愈廣；只有某些為工人興建的住宅，是大而簡陋的建築，但是，他們所蓋的房屋，大部是工人式的家庭小宅，毗鄰的街屋，或環繞工廠，或接近鐵路而分佈。儘管各鄉鎮的文化(困苦的文化)已快速的發展，但是，對於傳統農村的鄉鎮生活，再也無法捕捉其生命的本質了。

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這類住宅的「直接階級區分」(direct class division)已被打破。工業、人口與都市地區的徹底擴張，為它提供了背景。但是，還有其他更特別的因素必須一提。因為雇主為工人提供住宅，可以使資金變成自己的不動產，這也許要比把資金放在其他方面的投資更為有利；同時，固定的住宅也可以限制工人的流動。然而，階級體系的愈趨分化，滿足技術與白領階級工人的需求，興建較老式工人住宅更好的住宅之發展誠屬必要。於是，工作的供應便和住宅的供應及其他的市政設施劃分開來。住宅的供應及其他的市政設施的工作，乃由規模不同的專業化建築公司所接管，透過抵押的融資，此一類型的住宅，乃大多數如實的變成自用屋主住宅。

從二十世紀初期之後，又發生了住宅市場的膨脹現象，一方面，這與工業的和財政的資本有關，另一方面，也和勞動市場相關連。透過該段時間的考察，我們可以企求瞭解到芝加哥研究者所說的「生態」(ecological)模式之移動，以及鄰里的隔離。根據 Rex 的說法，其結果是由於住宅的不足，以及住宅類型的渴望之競爭而引起的，於是，群集的居民乃形成許多不同的「住宅階級」(housing classes)。在較大的都市裏，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許多不同的住宅階級，而這些階級包括：確實擁有自己的房子並住在最令人滿意的地區者；透過抵押貸款而「擁有」(own)該類房子者；透過其他抵押貸款方式而擁有房子，但卻位於較不令人滿意地區的自用住宅者；居住於私人出租之住宅者；以及居住於政府所提供之出租住宅者。在許多的都市裏，最富裕的住宅階級者，往往會從都市核心區移走，而遷至受人歡迎的內城郊區，有時，甚至會一起移到都市的外圍。較無特權的抵押型自用屋主，也會想辦法從內城搬走，這種情形實有助於形成一股推進力，進而帶動外圍市郊的持續性擴張。除了某些技術工人團體之外，大部份的工人階級都居住於政府所出租的住宅裏，而住宅的區域，又往往位於相當接近內城的地方。

在前面幾章，我們曾經提到，就廣泛的基礎而言，政府提供住宅的成就，可以說是勞工運動鬥爭中的一環。在大部份的國家裏，儘管在一般的情況下，住宅實際上是由私人營造商所興建的，但是，社會主義者或勞動團體皆會主動的爭取發展並維護這類的住宅。Rex 認為，公共住宅與抵押擔保的資格，是為爭取住宅而表現階級鬥爭的兩大場域。假如可能的話，大部份的人都希望擁

有自己的房子，並且尋求獲得一筆抵押貸款。然而，那些工作穩定且有較高待遇者，特別是白領階級者，多半可以把他們薪資的相當比率，準備得更為充裕之後，再投資於抵押之上，因而就有取得住宅配額的資格。但是，公共住宅也會捲入競爭的行列，因為它所提供的住宅，往往很難符合實際的需要。能够獲得公共住宅之租借的團體，多半會固守或企求擴展住宅的分配體系，因而他們可以取得這些公共住宅的租借權。

一般而言，居住於公共住宅的人，決不是在都市階級鬥爭中最為不利的一群。與他們競爭的人，是一群被拒絕於抵押貸款和國家提供住宅之外的團體，因此，他們乃被迫的向私人產業部門租用住宅（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往往極難擺脫沒有良心的房東之操縱，因為他們不像居住在公共住宅的居民一樣，可以享有租借控制或保護之形式的特權）。這些團體多半會發現，他們自己正生活在芝加哥社會學者所說的「過渡的地帶」(Zones of transition)裏：陋街窄巷或貧民窟匯集的地區，往往位於內城的商業和娛樂場所邊緣。在此過渡的地帶，居住於狹小、過度擁擠之公寓或出租公寓的個人，其比率相當的高，而且也多半成為新近移民必然移入的地區。因為移民很容易受到種族歧視的左右，故而這些地區，也許要比其他的團體更少有轉變的跡象。一般而言，他們可以說已成了永久性的少數民族聚集區，而擁有很高的失業率，同時，也為那些意欲逃避他們的人，留下了一大堆有待收拾的爛攤子。但是，他們也可能因此而變成新都市抗議運動的場所，或許也可能在較富裕但發展脆弱的都市地區，再創互惠性的鄉鎮關係。

對我而言，此一類型的解析在基本上似乎是正確的，同時，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都市鄰里分佈的位置，往往是住宅市場上團體活動競爭的一般性要因。然而，有許多更進一步的評論必須予以解說，對我而言，我並不認為 Rex 所說的「住宅階級」是特別有用的。這樣的強調是正確的，由任何一點看來，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都市的衝突往往往是長期且激烈的，有如工業領域裏的衝突一樣，同時，住宅市場也有它們自己獨有的特徵，是不能直接被化約為工業領域之衝突的。但是，我們寧願把都市競爭視為牽涉「住宅階級」，而可以和其他階級體系予以區別的指標，這似乎要比將之視為對既定社會之階級結構的整體特徵皆有貢獻的見解好些。其次，我們可以瞭解，鄰里組織與生活風格的不同

形式，儘管結合了階級區分的某些層面，然而，亦貫穿了其他的領域。例如，抵押權的差別利用，可能有擴大手工與非手工工人之間的區分傾向，至於那些穩定的白領階級者，多半都享有利用抵押融資的優勢權。另一方面，住宅的隔離模式，容易在地區上形成許多受種族歧視影響的群集團體，而與該地的大多數工人階級相隔離，這也許是整個工人階級分裂的重要來源。

Rex 的討論係植基於英國的題材上，同時，他也相信，對於源自美國研究的這些論述，我們在概括時必須慎重的處理。在美國的大部份巨型都市區，內城的掠奪跡象更進一步的重現，且比歐洲的情況來得嚴重。無疑的，這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可以歸因於大部份的歐洲國家之都市計畫，具有較大的衝擊力，並且在公共住宅上，亦提供了更廣泛的需求。如果這些變異，能够逐一的加以檢證，那麼，我們就應該把範圍放在國家、工業與金融資本，以及和居民活動，彼此互動的不同模式上。這就不難瞭解，Offe 所討論的國家為何會和這些事業相關聯。因為營造商所建造的現代都市狀態之商品化空間，已不斷的為反商品化的過程所抵消。公共住宅的供應、都市計畫、房屋出租和投資控制，以及市政設施，像公園和娛樂場所之舒適的促成，在此都是有所關聯的要項。

都市狀態與日常生活

況且，Wirth 在「都市狀態為一種生活方式」一文中所描述的特徵，也許全然極限於和都市有關的一般性論題，該文尚可論證的方向，是繼續闡釋資本主義都市狀態的其他重要層面。然而，也許我們可以把它做最好的表達，如果說資本主義的出現，助長了日常生活的結構，那麼，它就相當不同於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般狀況。在前資本主義社會裏，傳統的影響力通常很大，即使是在都市的日常生活中，大多數的人都有種道德的特徵存在：與日常生活有關的是個人生命中的危機與轉機（例如生病、死亡與世代循環）。道德的體制往往寄託於宗教之上，而宗教則根據傳統既定的風俗習慣，提出一套面對或反抗這些現象的現有模式。

這些風俗習慣的解組過程是複雜而易變的。但是，毫無疑問的，受工業資本主義擴張而助長的日常生活之特徵形式，是極不同於先前任何社會類型的形式。在此，這樣的說明似乎有助於探究 Lefebvre 所說的「日常生活」(

everyday life) 之明顯形式的出現，所以具有日常工作化的特徵、鬆弛的道德意義，以及他所謂的：「詩情畫意的生活」(poetry of life) 的道理。他寫道：「在希臘或在羅馬的阿芝特克人（譯按：Aztecs 是墨西哥的原始居民）與印加人（Incas），其生活的每一細節（姿勢、談話、工具、用品、風俗習慣等）都帶有一種「時式」(Style) 的特徵，沒有一件事情是單調平凡的……，平凡的生活和詩情畫意的生活是完全一樣的」。隨着資本主義的散播，乃確定了「單調世界」(prose of the World) 的優勢（經濟的、工具的，以及科技的卓越），於是，「日常生活所孕含的每一件事物（文學、藝術和對象體，以及所有詩情畫意的生活，都喪失了它原有的意義與特徵」(Henri Lefebvre 著，「現代世界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London, Allen Lane, 1971, p.29)。

如果我們把上面的敘述，看成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浪漫化觀點，而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描述，那麼，這可能是一種誤解。Lefebvre 所企圖掌握的，乃在藉着嚴密的日常生活之關照，而使道德的基礎傳統復位，能够和較廣泛的人類生活層面相整合。在凸顯現代世界之日常生活的空虛或平凡特徵中，有兩種因素特別重要。第一是有關在資本主義都市狀態下，「被建造的環境」之商品化空間的特殊形式：被建造的環境就是被剝奪了美感的建築。第二種因素是某些社會分析家所關照的人類活動之類型與經驗之「隔離」(Sequestration)，而這種經驗是先前社會的共同觀點，同時，也是整個社區之社會生活的固有結構。所謂的隔離，即是把威脅日常生活之連續性的諸種現象：犯罪、瘋狂、疾病與死亡予以消除。這種現象，大部份的個體必然含有，而且與大多數的日常生活潮流分隔。刻板的日常生活活動指導了工具性的目的，因此，「單調的生活」遂乃進一步地擴展開來。

上面這些論述，揭露了某些端倪，亦即社會的所有組織，都與我們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徵相關聯。社會學的最重要貢獻之一，就在於讓我們瞭解這些關聯的本質。而為何我們會把那些可能初看之下相當遙遠的影響，視之為人類生活經驗上，既型塑又為我們所型塑的最強烈的個人層面？關於這一點，最好是以家庭和性慾的研究來說明，這在底下一章，我將有詳細的論述。

【本文譯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研究生】